

卓
朵
小
說
集



十家說粹

全書十冊
價洋二元五

獨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禹鐘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紅蕉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海鳴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瞻廬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叔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卓呆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西神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舍我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枕綠小說集

價全洋書三一
角冊

中華民國十五年一月再版

卓呆小說集 (全一冊)

【每部價洋三角】

(外埠酌加郵費匯費)

著者 徐 卓 呆

印刷者 世 界 書 局

發行者 世 界 書 局

印刷所 世 界 書 局

總發行所 世 界 書 局

分發行所

北京 奉天 廣州 漢口 武昌 煙台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世 界 書 局

本集著者徐卓呆君傳

趙君狂

今人皆稱徐君卓呆爲小說家。實則小說特其餘緒耳。其於社會固嘗創造二大事業。彰彰有可得而言者。二十年前。君負笈日本。專治體育。迨夫學成歸國。時本國學校尙無體操一科。卽有之。亦誤以軍隊體操相授。敷衍了事。初非教育的體操也。君乃出其所學。創設中國體操學校。及體操遊戲傳習所。以爲提倡。於是人始知軍隊體操之外。尙有學校體操焉。君致力於體育界者。凡八九年。成書多種。門弟子得千餘人。分布四方。各傳其學。亦云盛矣。此其創造事業之一也。迨至清宣統三年。君於體育事業亦已成功矣。忽幡然奮動於中。以爲能開通社會者。莫新劇若耳。當一提倡之時。王君鐘聲方二。遂鍛羽而去。鄭君正秋正主某報劇評。鼓吹舊劇甚力。君乃於時報中獨

關一欄。專談新劇。與之作相當之旗鼓。未幾。正秋亦爲所動。竟棄舊劇不談。而從事於新劇。君亦貢身其間。擘畫討論。彌著勤勞。復著成劇本多種。以餉之。新劇事業遂賴之蓬勃以興。此其創造事業之二也。顧君雖創此二大事業。卒因個中人品不齊。頗有未能如其所望者。則亦輒掉首不顧而去。則其秉性之高潔可知矣。君少時已喜爲小說。近年致力尤勤。散見於各雜誌中者。殆不下百餘篇。以滑稽一類爲多。而雋永有味。彌含哲理。實能脫盡尋常滑稽小說科臼。而自成家數者。近復創作滑稽新體詩。成不知所云集一書。措詞之妙。設想之奇。讀者莫不爲之捧腹。亦同爲必傳之作也。君和易近人。從未有疾言厲色之時。同輩皆翕然稱之云。

卓呆小說集目次

狹窄的世界·····	一
急性的元旦·····	一三
新人物·····	二六
七度新婚·····	四〇
時髦稅·····	五三
匣內之物·····	六八
上帝之大缺陷·····	七九

卓呆小說集



狹窄的世界

(二)

金伯平今天由蘇州動身赴上海。這一次動身。他自以爲關係很大。因爲他纔畢業。現在由他一位表叔介紹他到上海經濟銀行去就職的。伯平一來是初次離開父母。二來雖是蘇滬交通極便。此去不知要什麼時候纔回來。因此很鄭重。難得出門的人。也不能怪他。所以今天伯平一踏到火車中。就弄得與人家爭鬧起來。他心裏好生不快。他想。怎麼我今天第一步踏到社會上去。偏偏就遇到這種與人吵吵鬧鬧的事呢。若從迷信的人說來。一定。

是出門不利了。此次的事情，不要有變卦麼？你道伯平怎麼會一到火車中，便與人鬧起來。他與衆人一擁上車時，到底難得出門，不很懂得乘火車的訣竅，便在人最多的地方擁上去，擠到車中一看，人已坐滿，沒有空位置了。伯平一想要我立到上海是太苦了，留心細看時，倒有一位客人，不像是蘇州上來的，他的左右兩面，各擺着一個大包裏，此人大模大樣坐在中間，見人家立在他面前，他也沒有讓出一點地位來，給人家坐的樣子。伯平忍不住，便向他說道：「老先生，請你把這包放一個到上面去，讓我坐一下罷。」此人聽了，對伯平瞧了一眼，也不做聲，仍舊吸他的烟。伯平只得再說道：「先生，可以麼？對不起得很啊。」那人啓口道：「你要得到坐位，何不早些上來。」我從南京上了車，就把包裹放在這裏的，也沒人來叫我搬一搬，你怎麼可以來干涉我呢？你要舒服，何不乘頭等車啊？」伯平聽了這幾句話，心裏已經很難受。一

想到底是我要求他。便仍是客客氣氣的說。不用你費事。由我來搬上去。到你下車時。也由我來代你搬下來便了。對不起。對不起。伯平說時。兩手要提那包裹。不料那人將伯平一推。喝道。你敢動麼。我裏頭的東西。你賠得起麼。這麼一鬧。早驚動了全車室的客人。都不答應了。他們一齊說。此人太無禮。大家嚷將起來。其中有一個熱心人。去把查票人叫來。強逼他將兩個包裹一齊搬上去。此人丟了臉。他對伯平的一口氣。直至車抵上海。還沒消滅。只是氣憤憤的瞧着。

(二)

伯平借住在閘北公益里表兄林子康家裏。夜裏子康就要請他在一家春敘敘。伯平見時候尙早。便先到三馬路去尋一位舊同學江和生君。恰巧和生出去了。便留了一個條子。他到成記去理髮。他坐在理髮椅上。從鏡子中

看看隣座一位剃頭客人。不禁有些好笑。只見他大大一個面孔。中間配着一個赤鼻。下面有一簇濃而短的鬚。活像一個硃漆柄的刷帚。啊。伯平只管對他看。此人有些覺得。他的視線在那裏監察伯平的視線咧。伯平只好不看。不過心裏總好笑着。修好了頭髮。伯平就付了錢出來。見時候已經差不多。便趕到一家春去。其時林子康早等在那裏。伯平就問他有沒有別的客人。子康說還有三位。都是我們同業中的朋友。原來子康是做棉紗生意的。請的一定是棉紗中的同行了。不少一回。來一個姓董。一個姓楊。兩位客人。子康忙向伯平介紹。又問董楊二人說。任老先生來不來。他二人說。一定會來的。南京去了幾天。今天趕到了。於是賓主四個坐下來。談了一下。忽然樓梯旁電鈴一響。一聲客來。外面就踱進一位客人來。大家齊聲說。任老先生來了。子康立起來接待。董楊二人也急忙招呼。子康將伯平向他介紹。二人

對面一看。竟大家都呆了。一呆。你道此人。是誰。原來任老先生。並非別人。就是火車中帶着兩個大包裹的那位客人。二人一見。竟雙方都說不出話來。各人心裏明白。這任老先生。更是坐也不安。吃也不好。眼睛不對伯平處。瞧一瞧。只是與他們三人勉強搭趣。到底吃到第二道菜。就立起來。託言另有應酬。告辭去了。伯平曉得他們是天天見面的熟人。也不敢向他們三人提那火車中的話。四人吃到八點半鐘。將要散的時候。忽然江和生來一張條子。要邀伯平到天蟾舞臺觀劇。伯平就先走了。

(三)

一到天蟾舞臺。居然在正廳上找到江和生。見他另外與一個朋友坐着。於是伯平便坐在和生右面。先敘了一下別後的話。然後與那位朋友請教起姓名來。此人姓彭名楚蔭。原來就是伯平與和生同學時代那位算學教習。

彭先生的兒子。怪不得伯平一瞧見就覺得有些面善。其實當時他常到校中來。時時看見的。不過不注意罷了。此刻多年不見的熟人。聚在一起談談。更爲有興。不料台上正在演叭蜡廟的時節。忽而伯平隣座一個看客。手舞足蹈的一聲喝彩。把伯平面前一把茶壺。打將下來。茶正倒在伯平身上。茶壺落在地上。又打做幾塊。伯平自然不答應。要與他理論。那知此人出言無理。就罵伯平。豬頭三。於是伯平等三個人一齊要與他說話。這麼一來。正廳上的客人。大半已立了起來。樓上也大受影響。案目、望清、巡捕等人。一同過來勸解。雙方只好坐下來。但是此人口中還喃喃不絕的在那裏罵人。伯平聽得難受。好幾次幾乎又要想與他激烈了。

(四)

第二天是星期日。伯平可以休息一天。上半年打算不出門。與子康談談。子

康那裏本來租着兩幢房子。樓上還有一家姓陳的。是在波蘭洋行裏做生意的。今天陳先生也在家。子康便邀伯平來。又麻雀。喊了樓上陳先生。還缺一個人。子康夫人因爲肝氣痛。躺在床上。只得叫陳家奶奶來湊數。到陳先生把陳家奶奶叫下來一見。伯平眼前竟大的一亮。陳家奶奶見了伯平。也覺得是出乎意外。原來陳家奶奶的家。與伯平家裏本是老鄉鄰。也住在蘇州的陳家奶奶。小名叫三寶。六七歲就與伯平很熟。後來在伊十三四歲。他家搬到上海住了。就此沒有見過。此刻大家談起來。都是熟人。自然更爲有興。兩面互相談談家中的近況。就此入局。又到兩圈半光景。子康忽而外面來了一個朋友。只得停了手。到客堂裏去招呼。歇了一下。子康從外面笑盈盈的進來。說道。來的並非別人是我的妹丈。還是新親。咧。你也沒見過。去見一見罷。伯平一聽。方始想起子康的妹妹。今年二月裏出閣。我要想來。

恰巧病了沒有如願的。於是正正衣冠。跟了子康走出來。與新親相見。那知不見猶可。一見竟難以爲情了。想不到這位林子康的新妹丈杜方叔。就是昨夜在天蟾舞臺打翻茶壺的人。伯平見了。正在紅着臉說不出話。那杜方叔倒漂亮。就把昨夜的話向子康直說。并且聲明。昨天是喝醉了酒。以致多。多。冒犯。想不到倒是自己人。於是伯平也就一笑了事。

(五)

下午伯平先寫一封信給春申雜誌社主任石落水先生。原來伯平素來擅長繪畫。他在蘇州時。曾把他的作品投寄該社。也登過幾次出來。石落水屢次寫信給他。要他時常寄稿。現在伯平從此住在上海。自然有與這石先生見面的機會了。所以先寄一封信去。告訴他已經到了上海。目下住在某處。一有工夫。就要來拜訪的。伯平把信寄去。然後打算乘了電車到大馬路去。

買些日用東西。他一跳上電車。見頭等車內也很擁擠。他只得立着。那知一不當心。被對面一個人在他左腳上重重的踏了一下。伯平痛得忍不下。便道。怎麼你不生眼睛的。此人冷冷的道。什麼人腳上會生眼睛。你腳上生了眼睛。也不致被人踏咧。伯平見他說話沒有道理。便不去理他。只好算自己的腳倒運。

(六)

明天伯平尙未起床。那林家的娘姨已經來叫他送進來一封信說。外面有人等着。伯平拆開那信來看時。原來就是石落水來的信。他說有一位朋友叫曾省三。羨慕足下的畫。可否求大筆替他畫一柄扇子。現在此人親自登門來奉求了。伯平急忙穿衣出來。與曾省三見面。伯平雖不認得曾省三這人。仔細看看。却有些面善。像是在什麼地方見過他的。直到把曾省三送了

出門後。伯平方始想起來。原來昨天下午在書店裏去買東西時。遇見過此人的。怪不得有些面熟了。伯平見時候已經不早。卽忙吃了點心。拏着荐信。趕到經濟銀行去一問。那總理先生剛到。伯平先把信叫人遞進去。一回兒就請他到總理室內。伯平暗想這位總理先生。不知是個何等樣的丰采。那知一見這位總理先生。幾乎把伯平引得笑將出來。不料就是前天在理髮店內。瞧見的那位赤鼻先生。伯平只好忍着笑。他問一句。便答一句。問了半晌。他就說。現在只有出納課中有一空位。你且試幾天。再說罷。於是總理先生忙叫人去把出納課課長請來。總理就對伯平說。課長姓潘。也是蘇州人。一回兒那位潘課長進來了。伯平一見。非常歡喜。原來這位姓潘的。却是從前一向認識的。不過大家不曉得姓名罷了。乃是星期日在茶館裏一同喝茶的。茶友二人見了面。很爲親熱。總理先生就吩咐課長領伯平前去學習。

出納課的事務。

(七)

下午五點鐘。伯平從銀行裏退出來。見時候尙早。就順便去訪訪石落水罷。卽忙趕到民國書局。伯平將名片交與茶房。在應接室等候。不多一刻。石落水先生出來。伯平何嘗不認得呢。昨天已經見過了。豈知就是電車中踏腳背的那位朋友。此刻二人很客氣的見了面。只得大家不提若無其事的談天。談到後來。談話的材料一斷絕。只得告辭而出。

伯平在街上一壁走。一壁把離家以來三天工夫的事情在那裏亂想。覺得料想不到的事很多。我在家鄉時。以爲上海是個極繁盛的地方。我到了那裏。一定可以多認得許多人。那知這三天工夫。撞來撞去。還是這幾個人。那任老先生、彭楚蔭、陳家奶奶、林子康的妹夫杜方叔、曾省三、經濟銀行總理

先生、潘課長、石落水等。那一個是可以算新認得的呢？等到一見面，總是雙方都有些驚異的。不是與我從前有過關係，便是與我最近有些關係。覺得世界雖大人實在不多，竟只有這幾個啊！如此看來，世界實在並不大狹窄得很啊！伯平想到這裏，忽然又想起兩件事情來。一件是去年夏天在某雜誌上看見過一篇小說，叫做母之情人，是一個少年發見了母親年輕時人家給伊的情書數十封，下面沒有發信人姓名，只署了一個假名。於是少年好奇心大發，一味的探索這母親的情人是誰。直到數年之後，纔見他父親偶然從外面寄信給母親，與母親相戲，下面也署了那情書上一樣的假名。於是這少年纔明白，母親昔日的情人原來就是父親。伯平還想起一件事來，是昨夜林子康講的。他說有一個浮薄青年，與兩三個朋友一同趕到祕密賣淫的所在，叫他們去多喊幾個姑娘來瞧瞧。那知瞧到第三個，竟就是